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管主办

南方智库

第1辑

李宜航 主编

 南方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 录

南方智库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 理论研究 ·

高质量发展与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

/郑永年 杨丽君/ 001

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015

· 决策参考 ·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及优化策略

/黄琦 曹佳斌 张出兰/ 027

关于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救援转运平台建设的建议

/郭远俊 林彬/ 033

广东改革实践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制的启示

/陈池/ 039

关于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算法登记与交易服务中心的建议

/林建浩 张一帆 石沛昌 吴俊樊/ 049

以粤港澳全运会为契机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的建议

/邓星华 曾诚 蒲毕文 徐焰/ 055

粤港澳大湾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探究

/张建/ 061

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推进路径

/陈义国/ 067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休闲旅游提质升级的建议

/武文霞 邹开敏 庄伟光 石宝雅/ 074

打通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动规则堵点的建议

/朱雅妮/ 081

粤港澳大湾区会展业协同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江金波 余传鹏 龙云/ 087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 理论研究 ·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研究

/黄琼宇 方佳丽 李思瑶 李晶晶 郑国坚/ 094

激发粤港澳协同新动能,建构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范式

/林仲轩/ 108

· 决策参考 ·

广东更具国际竞争力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优化路径及对策

/胡钦太 王明亮 蔡春林/ 115

关于广东车企协同拓展中亚汽车市场的建议

/顾润清 李育敬 王菲等/ 121

广东竞逐人形机器人新赛道的对策建议

/陈旭佳 佟宇竞/ 128

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与推进路径*

陈义国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创新高地，其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全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也成为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从2001年至今，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上升主要源自规模效率提升带来的技术效率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发展不平衡，广州和深圳的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差异主要来自规模效率差异导致的技术效率差异。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总体贡献水平仍然存在巨大的提升潜力。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良好优势，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激发民营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等，将是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路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 推进路径

作者陈义国，广东财经大学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广州 510320）。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一带一路’建设新发展研究”（24&ZD2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融合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检验”（24YJA790003）的阶段性成果。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增强发展动力、发展韧性,在严峻外部环境下实现百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创新高地,是“一国两制”和“四个中心”战略的重要实践平台,更被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成为“一点两地”的重要使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历史担当,也是时代要求。

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和变化,也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每个阶段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分析

(一) 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呈波动上升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阶段性的上升趋势。Malmquist指数^①显示,2001—2022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为1.004,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中间有三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1,分别是2008—2009年、2011—2015年、2019—2020年,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单调上升,而是呈现波浪式上升。下降的时点都出现在重大的外生经济冲击之后,尤其是2008—2009年和2019—2020年,分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表1)。

表1 2001—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全要素生产率

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2001	0.901	1.103	0.975	0.925	0.994	2013	0.987	0.958	1.029	0.959	0.946

① Malmquist指数计算的参数说明:①基期资本存量根据资本产出比计算,根据单豪杰的数据(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估算出广东省1995年的资本产出比为0.495。②折旧率设定为10%。③年度投资用“新增固定资产”指标。④统一价格的折算,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0=100)予以调整,GDP数据根据Index Mundi数据库发布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

续表

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2002	0.93	1.102	0.97	0.958	1.025	2014	1.021	0.961	1.01	1.01	0.981
2003	1.139	0.883	1.004	1.135	1.005	2015	1.062	0.909	0.981	1.082	0.965
2004	1.109	0.931	1.012	1.096	1.032	2016	0.979	1.025	0.982	0.997	1.003
2005	1.089	0.94	1.01	1.078	1.023	2017	0.948	1.099	0.976	0.971	1.041
2006	1.048	0.973	0.983	1.066	1.02	2018	0.967	1.045	1.037	0.933	1.011
2007	1.029	0.998	1.002	1.027	1.027	2019	0.982	1.053	0.988	0.994	1.034
2008	1.018	1.004	1.000	1.018	1.022	2020	1.001	0.899	1.004	0.997	0.9
2009	0.996	0.963	0.978	1.018	0.959	2021	1.049	1.035	1.006	1.042	1.085
2010	0.959	1.06	0.961	0.997	1.016	2022	0.979	1.025	0.994	0.985	1.003
2011	0.965	1.066	0.997	0.968	1.029	均值	1.005	0.999	0.997	1.008	1.004
2012	0.985	0.993	1.037	0.95	0.978						

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进步

规模扩大导致的效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的主要来源。全要素分解指数显示，样本期内，技术效率指数均值为1.005，技术进步指数均值为0.999，技术效率上升主要来自规模效率的提升，纯技术效率指数反而起到了抑制效果。分阶段指数显示，在2003—2009年间出现了连续的规模效率上升，尤其是2003年的1.135更是整个分析周期内规模效率指数的峰值。时值2002年中国刚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张，带来了规模效率的攀升。与此同时，规模效率指数在2016—2018年间出现了连续的下降，2018年的0.933更是整个分析周期内规模效率指数的最低值（剔除2001年基期的0.925数值后），这一变化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外需萎缩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其间，中国开始推动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并把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确保国内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从而使得2016—2019年间技术进步指数一直保持在1以上的水平，成为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区域差异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表2）。

佛山、东莞、肇庆、香港4个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小于1,其余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保持在1以上,深圳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香港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

市场规模仍然是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间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范围远高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范围,表明技术效率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来源。进一步比较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范围,可知规模效率是技术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纯技术效率在区域间的差异最小,表明各区域间的企业在管理水平和对当前技术水平的使用上,都达到了有效的状态。

具体到各个区域,深圳市各项指数都位居前列,但最突出的优势还是规模效率。江门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方面排第5位,其技术进步指数是全区域样本中的最高值,表明江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香港在整个分析周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只有0.973,排列最后,其规模效率指数为0.982,也是全样本的最低值,表明香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受规模效率下降影响。

表2 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情况一览表

城市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城市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深圳	1.028	1.005	1.000	1.028	1.033	惠州	1.001	1.001	0.999	1.001	1.002
广州	1.024	1.003	1.000	1.024	1.027	佛山	0.998	0.997	0.987	1.011	0.995
珠海	1.026	0.996	1.000	1.026	1.023	东莞	0.987	0.998	0.988	0.998	0.985
中山	1.009	1.005	0.992	1.017	1.014	肇庆	0.992	0.984	1.000	0.992	0.976
江门	0.998	1.015	0.999	1.000	1.013	香港	0.982	0.99	1.000	0.982	0.973
澳门	1.009	0.995	1.000	1.009	1.004	均值	1.005	0.999	0.997	1.008	1.004

(三) 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贡献度周期性波动

根据索洛余值法^①计算,2001—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全要素生产率

^① 索洛余值法通过从经济增长率中扣除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加权贡献,剩余部分即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其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即为贡献度。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图1),具体如下:

贡献上升期(2002—2008年):我国加入WTO后,外贸扩张推动规模效率快速攀升(2003年规模效率指数达到1.135峰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81%。与此同时,国家也注意到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开始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贡献下降期(2009—2015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大规模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占比激增(2009年占GDP达64%),挤压创新投入导致技术进步停滞(均值0.957),TFP贡献率大幅回落。2009年较高的规模效率指数和较低的技术进步指数反映了扩大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贡献上升期(2016—2022年):为了进一步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经济,并且避免产生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传统经济刺激方式,政府调整投资方向,降低房地产及高耗能产业比重,加大技术效率投入(纯技术效率指数回升至1.006),驱动TFP温和增长。2020年和2022年遭受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生冲击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维持民生,应急采取了投资技术,加重了要素投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间歇性急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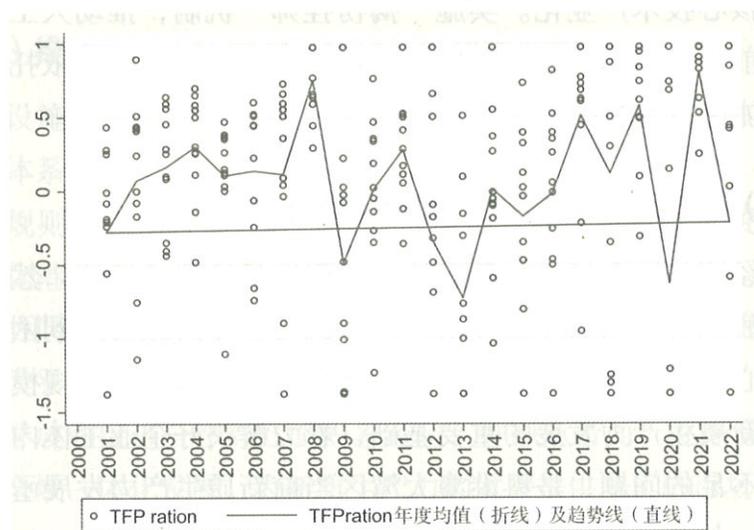


图1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路径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粤港澳大湾区必须抢抓机遇,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内需和外需市场广阔、创新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对外经贸联系紧密等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

(一)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对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丰富优势至关重要。

强化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加大共性技术研发投入,聚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攻关;布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科技园”全链条孵化体系,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研合作,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团队落户;建设粤港澳科创走廊,支持港澳科研机构在珠三角设立分支机构,推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加速核心技术产业化。实施“揭榜挂帅”机制,推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应用;建设国家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区,依托大湾区产业链优势加速技术转化。

(二)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民营经济是社会经济中最有活力,创新最活跃的群体。然而,受到世界经济疲软等导致的外需冲击,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遇到困难,企业家发展信心有所下降,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粤港澳大湾区规模庞大的民营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着力解决好企业主体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亟待消除的重要堵点、卡点。

宣传巩固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宣传优秀的民营

企业和民营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家专注创新发展。通过预期管理，稳定企业家对“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预期，增强企业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大民企信贷支持，降低物流与融资成本，严查拖欠账款问题。

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强化“经济长期向好”预期管理；引导平台企业向开放创新转型，探索常态化、可预期的监管模式。

（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深度转型

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打造零碳园区示范标杆。

培育新兴增长引擎。在继续培育发展广东省早前谋划布局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基础上，聚焦近期崭露头角且发展潜力巨大的数字经济、无人机、飞行汽车等“低空经济”新增长引擎。

深化数实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建设国际数字产业集群，推广智能工厂与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数字贸易、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升级。

（四）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强化区域协同效能

基础设施“硬联通”。进一步完善大湾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高效物流体系。

制度规则“软衔接”。在横琴、前海等合作区试点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简化港澳企业内地准入流程，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平台协同“强支撑”。通过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河套合作区等重大平台的开发建设，发挥合作区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促进合作等方面积累经验，并以点带面，逐渐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域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厚实的市场基础。

（执行编辑：汪虹希）